

楔子

法國，巴黎，早上八點四十分。

「嘖，睡過頭，都怪那惱人的夢……」身穿淺灰色西裝套裝的東方女子，拎著駝色公事包、步伐匆匆地離開飯店，抬手邊看手錶邊暗惱。

幸好下榻飯店距離洽商公司徒步十多分鐘而已，加快腳程不至於遲到。

她略鬆口氣，腳下高跟鞋大步踩著，走在一排銀杏樹的人行道，抬眼見天空布著烏雲，烏雲飄移忒快，今天巴黎天氣不佳，一如她的心情。

昨晚氣象預告法國北部將有颶風來襲，希望不會波及到巴黎。

秋風乍起，捲起一地金黃銀杏葉，漫天飛舞，她攏緊西裝外套，往前邁步。

當她走到人車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，停下步伐，等待行人號誌燈轉綠，抬眼視線不由得追逐一片翩然翻飛的銀杏葉，望向對面大樓牆面 LED 看板。

那是個舞臺劇公演廣告，其中一句法文攫住她的視線——

月光精靈

你是我的月光精靈

腦中浮現稍早夢境，教她細眉一蹙，心口微微酸扭。

很長一段時間沒再夢見他，可他從未自她心底真正離開。當交往一年多的男友開口求婚，她深思熟慮後不僅拒絕對方，甚至提分手。

男友沒錯，問題在她。

她抿抿唇，對依舊影響自己的那個他，既惱又沒轍。

現在，他過得如何？說不定已結婚生子……不，以他性格不會那麼早被婚姻束縛。

嘖，想他做什麼？她搖搖頭。

倏地，女子瞠眸詫異，因為看見斑馬線另一邊，一抹熟悉身影穿梭在人潮中。

是他？怎麼可能？

這裡是巴黎，這裡匯集來自東西方形形色色的人，看見東方男性不稀奇，可她彷彿看見他了……

因盯著大樓牆面看板想得出神，女子沒留意行人號誌已轉綠片刻，眼前小綠人只剩倒數幾秒。若是平常，她會等待下一次行人通行時間，可瞥見人潮中的熟悉身影走遠，她莫名急躁，趕在最後幾秒匆匆奔過去——

叭——砰——

意外發生在短短兩秒鐘。一輛闖紅燈的車急速衝撞上女子，她的身體被高高拋起，重摔在地，一陣劇烈疼痛，腦袋轟然乍響，眼前一片白光掠過，瞬間失去所有知覺。

當她再度聽到聲音，感覺到四周人車喧譁，女子看見「自己」竟倒臥在馬路上，左右來車停止，路人紛紛圍上前，一個金髮小男孩跌坐在地，金髮女人神色驚惶地緊抱著小男孩，而肇事車輛已飛快駛離……

等等，為什麼她飄在半空中？靈魂出竅？她死了嗎？

這時，天空烏雲飄動更迅速，漫天銀杏葉亂舞，如黃蝶大軍般圍困住她，她雙手極欲遮擋突來的狂風，可惜猶如螳臂擋車，毫無作用。

須臾，她的靈魂被捲入強風中，她揮舞四肢賣力掙扎，眼前再度閃現一片白光。女子視線餘光瞥見一片大樓牆面LED看板，看板好似被強烈電波干擾，忽明忽滅，倏地一條黑線，畫面熄滅。

她，被一片黑暗吞噬，失去意識前，用盡最後力氣大聲叫喊他——在生命最後一刻，她竟非常非常想見他……

臺灣，臺北，下午三點五十分。

埋首辦公桌專注處理公文的男人，倏地眼皮一跳，耳膜傳來一陣刺耳鳴音。

他一手摀著耳朵，抬頭看向身側——偌大辦公室裡，僅有他一人。

怎麼無端聽到有人喊他？那聲音，像極了她……

他起身，繞出辦公桌，望向玻璃牆外，眺望高樓林立的遠方。

天空烏雲密布，遠遠彼端捲起一陣強勁風沙，猶如龍捲風，從那距離位置判斷，是那處山區。

幾經輾轉，那片山區被他家族又買下，正在整地要開發渡假中心。

他與她初遇就在那山區，以為兩人是命定的奇蹟相遇，卻遺憾沒能走到圓滿……

他無聲低嘆，莫名地又想起她。

她如今好嗎？

他忽地無心辦公，思緒飄飛到遙遠……

第一章

那一年，那一夜，他遇見奇蹟。

九歲的他首次被爸爸非常嚴厲的責難，弟弟會受傷明明是意外，爸爸卻聽信繼母的話，認定他惡意傷害弟弟，他辯解無用，委屈難過，更是氣憤不平。

他羨慕弟弟，更嫉妒弟弟。跟他有一半血緣的弟弟，不僅得到親生媽媽全心溺愛，連爸爸原本對他的愛也全部搶走。

他非常想念媽媽，很想再見一眼已過世的媽媽……

他想起外公說過的傳說：在山裡有一棵老月桂樹，只要在月圓時誠心許願，就會打開神祕入口，如果奇蹟發生，就能看見最重要的人。

所以傍晚時，他要求司機載他到外公位於山區的木屋別墅，以前爸爸常帶他和媽媽來渡假，家裡有別墅的鑰匙。

這棟別墅只做渡假使用，會派人定期打掃，或是告知管理人員哪個時間會到，管理人員才會提前準備所需用品，平常是沒有人留守的。

今晚屋裡只有他跟司機兩人，要溜出別墅很容易，他只帶一支筆型手電筒，獨自往山上那方走去，天色漸暗，他頭也不回，一逕地往山林裡深入。

置身樹木叢生的幽暗山林，小男孩毫無頭緒的尋找，其實他不認為自己能順利找到外公說的那棵老月桂樹，能許下願望發生奇蹟，再見到在天上的媽媽一面。

他闖進這片山林，多少抱持著離家出走的心思，猜想著如果爸爸發現他不見，會不會擔心的來找他？

如果他受傷了，爸爸會不會像看見弟弟受傷一樣心疼的抱著他、安撫他？

如果……真的奇蹟出現能再見到媽媽，媽媽一定會很溫柔的安慰他……

小男孩仰起頭，視線穿過頭頂交錯的枝葉縫隙，黑壓壓的天空只有淡淡月光若隱若現，轉頭看著漆黑四周，窸窸窣窣，蟲鳴唧唧，樹影搖曳。

他小手緊握著已沒電的筆型手電筒，瞪大眼瞅著四周晃動的黑影，橫生的枝幹猶如張牙舞爪的怪物，朝他逐漸逼近，他心臟急促地跳起來，害怕的拔腿轉身要跑——

「哇啊——」

腳驟地踩進了個大窟窿，他整個身子倏忽往下墜，下一瞬，被黑暗完完全全吞噬……

「願賭服輸，我去尋寶了。」坐在營火堆前的十八歲大女孩站起身，拍拍臀部褲子的泥土，拿過同伴遞來的手電筒。

「萬一有狀況，嚇到不敢前進，大喊一聲，騎士會飛奔過去拯救月光仙子。」十七歲大男孩阿凱咧著嘴，笑嘻嘻說道。

「咗！這座山我從小玩到大，每年還跟大家來露營，有什麼好怕的！」晴晴拍拍胸脯，很有把握的強調道。

兒時曾在這片山中發生意外，事後她克服心理障礙，常跟同伴來這裡郊遊，把這座山摸熟玩透，即使入夜了，面對山林也毫無懼怕。

「換你跟阿浩保護這群羊兒，我很快就帶回『寶貝』給大家。」她朝圍坐在營火前，十來個年齡不一的小孩們笑說。

「晴晴姊姊加油！月光仙子勇敢無敵！」一群人笑咪咪向她揮揮手，因她去年聖誕活動扮月光仙子，從此便多了這個稱號。

晴晴率性的邁大步，鑽進一旁漆黑樹林。

走著走著，晴晴握著的手電筒照到前方一棵樹幹上繫著的紅絲帶，她步上前，拿起披在旁邊枝葉的一塊布料。

「寶果！發現第一件寶物，這什麼？餐巾、窗簾？」她一臉玩味，按遊戲規則，要把拾來的寶貝往身上套，於是她索性將眼前滾著蕾絲邊的粉色布料攤開，當成頭巾包覆著。

在太陽未下山前，他們一群人分兩組繞行規畫路線的半徑，先玩藏寶遊戲，各自找棵樹，繫上絲帶做記號，在樹上掛件自備的「寶貝」。

待晚上營火晚會玩完另一個團康遊戲，最後兩名輸家便要攜手夜遊尋回大家的寶貝，又因她是帶隊者之一且年紀最長，遂自告奮勇獨自冒險尋寶，而所謂寶貝未必價值貴重，是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東西。

晴晴繼續向前搜尋，不久身上多了數件誇張飾物，低頭審視一身行頭，她不免佩服自己的巧妙配搭，穿出另一番創意，細數後還差一件就完成尋寶任務了。

「啊，有了！」

眼前，一條紅絲帶自月桂樹樹梢飄落，晴晴踩過落葉堆上前，尋找藏身於樹上的寶貝，卻猛然聽到身後傳來悶聲低泣——

她驚嚇了下，回頭望了望，並沒有看到人，卻還是聽到孩童哽咽啜泣。

她判斷並非幻聽也不感到害怕，直覺就要尋出受困孩童所在，於是將手電筒朝四周邊照明邊叫喚，「哈囉！是育幼院的小朋友嗎？」

今天露營活動只讓十二歲以上孩童參與，有些小小孩也吵著要跟，難保不是孩子們偷偷跟上山而迷路，畢竟從育幼院徒步到這裡不過二十多分鐘路程。

「嗚……救命……救我出去……」

晴晴聽見更清楚的求救聲，感覺是從地下傳來的，將手電筒照射過去，她匆匆步近前，彎下身，撥開枯葉堆——

一隻小手探了出來，晴晴沒害怕逃開，反而伸手將小手緊緊一握，一個使力，將小男孩拉上來。

「沒事了！別怕，沒事了！」晴晴撥去小男孩頭上、身上的枯葉，再拍拍他小小身子安撫，猜想他恐怕是因為那個坑洞被落葉覆蓋，沒注意到就掉進去了。

眼前這名約莫十歲的男孩頗眼生，並非育幼院院童。

「你怎麼一個人在山上？跟家人走失？」她柔聲詢問。

莫名被困在無邊無際黑暗中許久的小男孩驚魂未定，仰起小臉，望向前一刻給他一抹光亮的人，瞬間張大了眼睛——月光仙子！

晴晴樣貌清麗，披著夢幻的蕾絲頭巾，她頭頂上方，原本黑壓壓的天空掛上一輪圓月，灑落的月光穿透枝葉縫隙，讓她瑩白臉容覆上一層柔柔光華，她神情溫和，聲音溫柔，乍看之下，就像是仙子一樣。

她將他從黑暗中解救出來，教他內心一陣激動。

晴晴見小男孩一臉驚惶、眼角泛著淚光，瞠目張口不語，先以手電筒照射並查看困住小男孩的那處窟窿。

「奇怪，這裡怎麼有個大地洞？有人刻意挖的，還是地底塌陷？」晴晴邊喃喃自語，邊檢視孩子身體狀況，「什麼時候掉進去的？自己爬不上來？是不是受傷了？」目測那洞寬約五十公分，深度不及一公尺，以小男孩的身高，不至於會因為爬不出來而受困。而他們一行人從下午就待在山上活動長達數小時，在這之前，完全沒人聽到呼救聲，也沒遇到搜救的人。

一身狼狽、心有餘悸的小洸，轉頭看向被手電筒照射的地洞，一臉錯愕的搖搖頭，

「不是這個洞……」

困住他很久很久的黑洞，絕不是這個小地洞，那太過真實的恐怖經歷，更非一場惡夢！

他莫名其妙掉進無邊無際的黑暗，伸手不見五指，腳踩不到地，發不出聲音，更聽不到任何聲音，他好像在黑暗中飄浮，無論雙手雙腳如何賣力划動，急著想要找到出口，都只在原地打轉，愈掙扎愈心慌，他被不曾有的恐懼黑暗包圍，害怕到哭出來。

掙扎許久，又累又無助的他突見一絲微光，聽見細碎鈴鐺聲，使盡最後力氣朝那

絲光線游過去，無預警地，他一隻手忽然被握住，身體被拉了上去。

緊接著，他看見更多光，聽到更清脆的鈴鐺聲，同時嗅到一抹熟悉且安心的舒服香氣……本以為會奇蹟似的看見在天國的媽媽，沒想到救起他的竟是月光仙子！小洸就著對方手持的手電筒照明，將救命之人瞧個仔細，剛剛的驚喜感都沒了。她頭頂圈著螢光髮箍，蓄絲頭巾其實是桌巾，胸前掛一串金蔥彩帶，腰下圍條卡通圖案舊浴巾，腰間繫一大串銅製風鈴，左手臂掛個小竹籃，竹籃裡放一隻破舊布偶熊……

前一刻剛自黑暗脫離的小洸眼睛昏花，將眼前的少女看成月光仙子，如今定睛一瞧，只覺得她這副裝扮太搞笑了！

「大姊姊被懲罰嗎？」他脫口問出，聯想到班上同樂會的整人遊戲，輸家身上披掛上一堆垃圾。

「是玩遊戲，但不算真的懲罰。姊姊我身上掛的可不是垃圾，全是大家的寶貝呢！」晴晴見前一刻驚慌害怕的小男孩因好奇她的打扮而忘記恐懼，一股腦兒向他介紹每件寶貝來歷，轉移他的注意力。

「我叫晴晴，今年要滿十八了。這隻布偶熊是小茵從小的玩伴，陪著她十一年了；這條史奴比浴巾是小泰的寶貝，帶在身邊快十年了，也是睡前必備；這個髮箍……

「這些寶貝待會都要好好歸還給大家，你呢？叫什麼名字？什麼東西對你來說是寶貝？」晴晴滔滔不絕地介紹完大家的寶物，彎低身子，笑咪咪問他。

小洸聽著原以為的破銅爛鐵的故事，有些怔怔，從小生活優渥的他，從未珍惜過什麼舊東西，也沒有捨不得丟掉的。

「我叫小洸，沒有寶貝。媽媽曾說過我是她的寶貝，我很想見她……」小洸不由得對陌生溫柔的大姊姊傾吐憋忍已久的委屈。

按理說他不可能向陌生人說內心事，卻對初見的她產生一股信賴和熟悉，儘管眼前的少女外表和年齡都不像他過世的媽媽，卻讓他覺得安心與溫暖。

晴晴聽完始末，抬手摸摸他的頭，柔聲安慰，「小洸，我相信你也是你爸爸的寶貝。雖然被冤枉很難受，但離家出走還是不對，趕快回家吧，你爸爸和繼母一定很擔心你。若怕又挨罵，大姊姊可以陪你回家，替你說情。或者，你不相信我是好人的話，我可以陪你去警察局，讓警察叔叔帶你回家，這樣也可以啊！」

「不要，我不回去！」小洸甩開她的手，負氣道。意外掉入奇異的黑暗，一度恐懼不已，好不容易獲救了，他可不想這麼快就回家。「如果妳要帶我去找警察，那我寧願自己待在山裡繼續迷路！」

小洸口氣很是倔強。他以為自己已離家很久很久，一看手錶竟才過幾小時，說不定爸爸還不知道他不在家，也不在外公別墅裡，根本沒有人在乎他……

晴晴面對眼前這情況，勸了許久，小洸依舊不肯告知家裡地址，更堅持如果要去警察局，他寧願獨自在山上睡一晚。

晴晴有些莫可奈何，好說歹說與小洸約定好，不去警察局，但明天一早就送他回家，至於今晚，就讓他跟她回去與大家一起露營，總好過獨自在山中過夜。

「晴晴姊姊回來了！哇塞！身上寶貝很壯觀哦！」圍在營火堆前的一群小孩見晴晴返回，個個拍手哈哈大笑。

「我多帶一個寶貝回來唷！」晴晴笑咪咪向大夥介紹自己尋找到因故迷路的小洸，並且要跟大家共度一晚。

「歡迎小洸加入！」育幼院的孩子們今晚心情很亢奮，遇到突發狀況，大夥仍舊熱情拍手，歡迎小洸加入露營活動。

面對一群陌生人熱情相迎，小洸感到警扭，雖然被拉進圍坐在營火堆的大圈圈裡一起玩團康遊戲，大家手足舞蹈，歡聲笑語，也沒能放開心情跟著同樂。

好不容易活動結束，小洸悄悄走離陌生團體，獨自坐在草地一隅。

「怎麼？想家了？」晴晴朝他走來，抱膝坐在他身側，「如果想回家，晴晴姊姊現在就帶你回家好嗎？」她仍然不死心，希望快點帶小洸回家，免得他家人擔心。他抿著嘴，搖搖頭。「他們……都笑得好開心，好幸福，一定都有爸爸媽媽疼。」小洸聲音悶悶的，心裡有說不上來的羨慕。

「……他們，才是真的被爸爸媽媽拋棄的孩子。」晴晴苦笑了下，「我一歲就被遺棄，不知道親生爸爸媽媽是誰。」

小洸聽了很驚訝。

她緩緩再道：「我九歲的時候也離家出走過，是離開育幼院。那個時候我跟院內小朋友吵了一架，又被院長和老師罵，很委屈難過便一個人跑來這座山上，結果發生意外昏迷了。

「彷彿過了很久很久，作了一場很長很長的夢，醒來後記不得自己夢到什麼，只聽大人們說，我失蹤了幾天才被尋獲，院長和老師擔心得哭紅了眼，擁抱我、安撫我，很高興我總算回來了。」

「那一天，我突然發現了，雖然沒有爸爸媽媽，還是有很多人關心我、在乎我，有一個能讓我遮風避雨的大家庭，我不再覺得孤單，不再抱怨不幸，把育幼院當自己家，把大家都當自己的兄弟姊妹。即使偶爾吵架不愉快，隔天醒來還是一家人。」

晴晴神色溫柔笑望著小洸，抬手摸摸他的頭，「雖然育幼院像個大家庭，院長跟老師都是大家的爸爸媽媽，有很多兄弟姊妹很熱鬧，但真正有家可以回去的你，會想像大家一樣住進育幼院嗎？」

小洸抿著嘴沒回答。

她接著再道：「在育幼院，滿十八歲就要離開這個大家庭，我快要十八了，心裡很不捨，就算以後能回去看大家，也無法常見面。我住的育幼院就在這座山的下方……對了，你家也在附近吧？應該知道。」她手一指，朝山坡下零星燈光處比個方向。

小洸再度搖搖頭，以前雖然常常來渡假，但是他從來都沒聽說過附近有育幼院。這時，肚腹傳出一陣嗚叫，他窘迫地垂下頭。

「肚子餓了，是不是沒吃晚餐就離家出走？你等等，我幫你弄吃的。」

沒多久，晴晴端了一盤熱食，去而復返。

「喏，專門替你做的宵夜，其他人聞到味道都說我偏心了。」

她笑笑地將餐盤遞給他，可是一見盤中食物，小洸皺起眉頭。

「番茄——蛋炒飯。我討厭番茄。」就算飢餓也無法妥協。

「小孩子不能偏食。」晴晴抬高右手輕拍一下他小腦袋瓜，左手叉腰，口沫橫飛地說教，「番茄是便宜營養又好吃的食物，尤其我們育幼院菜園種的番茄，酸甜可口，拿來料理或當飯後水果都很受歡迎。有小朋友剛來育幼院不吃番茄，但只要吃過我做的番茄料理，就會喜歡上番茄！」

她說得自信又得意，從小跟著育幼院廚娘學料理，不敢說廚藝精湛，但番茄料理堪稱是她的拿手料理。

晴晴拿湯匙舀一匙炒飯遞向小洸嘴邊，他抿著嘴，搖搖頭。他不喜歡的食物很多，尤其番茄，不論生食熟食都覺得噁心。

「沒吃過我做的番茄蛋炒飯，不能說不喜歡。我有加神奇的葉子當佐料，味道不一樣喔！你先嘗一口，真的不喜歡，就不強迫你多吃，」晴晴繼續鼓吹。

小洸瞇著逼近眼前的番茄，緊閉的小嘴不自覺張開，任晴晴塞進一口番茄蛋炒飯。當他咬到軟軟的番茄，以為會噁心得吐出來，沒想到卻感覺味道不同，嚼了嚼，順利吞嚥下去。

晴晴見狀又舀一匙番茄蛋炒飯往他小嘴送，小洸沒反抗乖乖接受她的餵食，愈吃愈覺得番茄蛋炒飯不難吃，討厭的番茄也不討厭了。

這時，手機響起，晴晴從褲袋掏出，食指點滑一下螢幕，接聽通話，「院長晚安，沒問題……大家都很乖，玩得很開心，準備就寢了。好，不會，明天見。」結束通話，她看見一隻小手探過來。

「借我看一下。」

晴晴將手機交給小洸，笑問：「要打電話回家報平安？」

小洸翻看著手中從沒看過的機器，食指往螢幕輕觸，一時沒反應，晴晴見狀，伸出手指滑向螢幕，向他展示，「那裡是上網，打電話要按這裡……」

「這手機能上網？好特別，最新款？」小洸沒要打電話或上網，是對沒看過的特殊手機好奇，更詫異竟能用它上網。

他有手機只是沒帶出門，他也有自己的電腦，在家會用電腦玩遊戲，也會上網看些資訊，卻不知道有能上網的手機。

「這支手機上市三年了，是打工前輩換機轉賣的二手機，當初她是買最夯最新款呢！」晴晴笑笑的澄清，若非對方超低價割愛，自己絕對買不起。

「我爸爸的手機都是最新款，但沒那麼多功能，也不能上網。」小洸滑著螢幕層層選項，驚詫連連。

奇怪了，自小家境優渥，爸爸買給他的手機、電腦絕不是退流行機種，甚至是最新、最好的，但都沒看過這麼厲害的功能。

「你爸爸用傳統手機嗎？現在連老人家也都改用智慧型手機。蘋果在二〇〇七年推出第一支觸控式智慧型手機造成全球轟動，其他大廠紛紛跟進，現在觸控式智

慧型手機慢慢普遍了。」

「觸控式智慧型手機？」小小年紀的小洸跟普通小男生一樣，喜歡汽車、機器，也對 3C 產品很有興趣。尤其對於各種新鮮有趣的科技產品一直有關注，但他從沒聽過這個新詞，而且……她提及的年分也令他困惑。「二〇〇七的未來科技嗎？現在才二〇〇〇年。」

「今年是二〇一〇年了！」晴晴一臉好笑的糾正。「你自己看時間。」

小洸很狐疑，低頭看著晴晴展示手機裡的新聞頁面，看見上頭的日期，更加驚詫。西元二〇一〇年！怎麼會？難道這裡是……他穿越到十年後的未來？

那剛剛困住他的奇異黑暗深淵……是什麼？他以為自己像愛麗絲一樣跌進兔子洞……沒想到居然是穿越了？

雖然才小三生，小洸對科幻、懸疑題材很感興趣，看過不少科幻電影和漫畫，面對眼前怪異的情況，他雖然傻眼卻很快想到了穿越時空這個詞……

他是穿越時空了嗎？還是在作夢？

他要怎麼回去？

「怎麼了？」見小洸一下皺眉困惑，一下驚詫不已，下一瞬間又陷入思考，多變神情教晴晴納悶。

「如果……我是穿越來的，一時間沒有辦法回家，大姊姊妳可以收留我嗎？」小洸抬眼看她，大概是受了驚嚇，腦子空白，問得更是直白。

「啊？」晴晴瞠眸詫異，接著忍俊不禁拍打一下他的小腦袋，「突然胡說八道什麼，你該不會是要反悔，找理由明天不回家吧？不行哦，我們已經約定好了，今晚不去警察局，你吃飽了準備睡覺，明天早餐過後就先帶你回家。」

他們一群人原本是預計午餐過後才拔營離開。

她再問：「你要跟同齡男生睡大帳篷，還是跟阿凱哥哥、阿浩哥哥一起睡？」

「我、我跟妳一起睡，妳身上有我媽媽的味道。」小洸脫口道，只想與她在一起。晴晴怔了下，一聽他說她身上有他媽媽的味道，沒因為被當成媽媽而不悅，反而一把摟抱他，覺得向她撒嬌的小洸很可愛，咯咯笑說：「好，今晚當你的代理媽媽。那要不要唱搖籃曲、說床邊故事給你聽啊？」

「不用。」小洸神情一窘，尷尬的想擺開她的擁抱。

這一夜，首次離家出走的小洸首次露營睡帳篷，依偎靠著才相識幾小時的溫柔大姊姊，不久便沉沉入睡。

小洸嗅到一股淡淡甜甜的香氣，跟媽媽慣用的香水相似，他夢見自己被媽媽溫柔擁抱。

他在夢中與媽媽團聚，更因奇蹟遇上她，她將一度陷入黑暗深淵的他救出來，她鼓舞的話、溫暖的笑容讓小洸小小心靈得到無比安慰。

囉囉囉——

床頭櫃上的手機響起鬧鐘鈴聲，范煒光長臂一探，撈來手機，看一眼日期，關掉鬧鐘坐起身，大掌爬爬半長不短的頭髮，緊閉著眼試圖捕捉夢的尾聲……

他始終記不得九歲那一夜穿越到十年後，他是怎麼返回原本世界的。

隱隱約約似有殘存的傷感，他與「她」的分別，留下一抹匆促遺憾……

他只記得那夜過後，隔天醒來人還在山上，卻不見她和其他人，沒多久便聽到管家邵叔和家裡傭人急聲叫喚，他們找到蜷縮在一棵樹下睡眼惺忪的他，邵叔急忙將他抱下山，回到外公的別墅，並找家庭醫生來檢查他的身體。

雖是初夏，山上入夜氣溫偏低，他一個孩子在山上遊蕩一夜，沒感冒著涼，也沒被蚊蟲叮得滿頭包，大人都頗意外。

對於前一夜發生的奇事，范煒光認定不是作夢更非幻想，所以深信不疑，也因從褲袋掏出一個小物，那是大姊姊送他的，玩尋寶遊戲時她自備的「寶貝」。

他無法向大人說明，知道說了也不會有人相信，從此那夜奇遇成為他的祕密，一份特殊珍貴的回憶。

小小年紀的他首次叛逆離家出走，一夜未歸，並未引起什麼大風波，父親見他回家，臉上沒有一絲擔憂或惱意，淡淡說句「回來就好」。

邵叔說，司機載他出門之前其實跟父親報告過了，知道他是去外祖家的別墅，父親才沒有阻攔，可是沒想到半夜他會不見。

接到司機的電話，父親就讓邵叔領著傭人到別墅那邊找他，幸虧他平安無事。

邵叔說得好像父親很關心他，但父親對回家的他反應平淡，完全感受不到關懷，范煒光只當是邵叔在安慰他。

年幼的他沒打算再離家出走，等著長大後便要離開那把他當成可有可無存在的家。范煒光高中選擇外宿，原打算半工半讀自食其力，再不然就搬去與外公同住，無奈上高中前外公去世了，父親也不答應他半工半讀，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，雇主為了避免麻煩，並不想用他，若要嘗試打工，只能等他上了大學再說。

童年時范煒光個性孤僻不喜交際，隨著年紀漸長，性格逐漸改變，儘管對家人保持距離，但他喜歡在外結交朋友，就算是泛泛之交也能熱絡暢談。

而藏在他心中一隅的祕密——童年奇蹟所遇的「月光仙子」，對她的感觸也隨著他年齡成長逐漸產生化學變化。

童年時視做救命恩人，如母親般溫柔溫暖，對成年女性的仰慕，至他成長為少年，記憶中仍是少女模樣的月光仙子，不知不覺成為他夢中情人的形象。

他不由得想尋找月光仙子，想與存在相同時空的她再見一面，想知道她過得如何，而他，是否會對如今的她一見傾心？

按時間推算，二〇一〇年的她快要十八歲，那就是小他一歲，而去年正是他童年曾穿越過來的二〇一〇年，他沒遇見熟悉的面孔，也沒發生任何奇怪的事。

曾經令他記憶深刻的月光仙子，隨著時間流逝，逐漸記不清她的相貌，只記得她給他的感覺，溫暖舒服，身上有淡淡的茉莉花香；他甚至也記不清楚當初那群孩子究竟是叫她「青青姊姊」、「菁菁姊姊」或「晶晶姊姊」。

范煒光常不自覺在年齡相近的女孩中尋找記憶裡的身影，遇見感覺幾分相似的女

生便進一步接近認識，卻未曾找到真正讓他悸動的對象。

他不確定自己內心執著，是想要找到曾離奇偶遇的月光仙子，或者，只是想尋找如她一般溫暖柔軟的女性交往。

今年升大二的范煒洸，在前幾日新生迎新活動中，尋覓到疑似夢中情人的女孩。

那容貌美麗如仙子、氣質溫雅的外語系學妹，教他一眼悸動。

范煒洸認定她極可能就是月光仙子，即使不是她，也是最符合他憧憬的美好對象，讓他決定在迎新舞會力邀那位外語系學妹當舞伴。

他下床走出小房間，正要轉進浴室盥洗，見隔壁房門開啟。

「燄宇，早。」范煒洸揚個手，朝穿戴整齊、拎著帆布包要出門打工的室友兼同班死黨尹燄宇問候一聲。

「早，你今天有班？」尹燄宇問道。

范煒洸不若尹燄宇，必須勤奮打工分擔家計，他假日打工只是玩票性質，也為逃避回家的無聊聚會。

「晚上七點下班，你也準時回來，等你一起去學校迎新舞會。」他大掌拍了下尹燄宇肩頭叮嚀。

「你跟君軒先過去，不用等我。」若非答應參加舞會，他假日打工常上到咖啡店打烊才離開。

「君軒跟女友一塊去，我才不當電燈泡。」范煒洸咕噥道。

他與趙君軒、尹燄宇自一年級同班又恰好住學校同一寢室，很快成為好哥們，而趙君軒第一個脫單，結交校內同屆外語系女友。

升大二後，他們三人搬出學校宿舍，合租一層舊公寓繼續當室友，二十多坪的公寓分隔三間小雅房，共用一套衛浴及小客廳、廚房。

平常晚上三人會齊聚小客廳哈啦打屁，假日則各自活動。尹燄宇要打工幾乎零休假，趙君軒週末多跟女友在一塊，而他若沒排打工，也會找其他朋友玩。

三人中就數尹燄宇對課餘活動最沒興致，這次主動說要參加迎新舞會，令范煒洸和趙君軒頗為稀奇，不讓死黨有反悔機會，務必盯著對方一道同行。

「服裝替你借好了，晚上不准給我臨陣脫逃。」范煒洸再次提醒。

尹燄宇面露一抹為難，確實萌生退意，尤其得知今晚舞會要裝扮出席……

「哈囉，我猜你今天有班，Lucky！」一頭棕色鬈髮紮著大馬尾、畫著濃妝的少女，穿著碎花雪紡泡泡袖上衣搭淺藍貼身牛仔褲、帆布鞋，笑嘻嘻地從隔壁櫃走來。

「嗨。」低頭滑手機的范煒洸抬頭見來人，帥氣的揚個手。

「星期五家政課做餅乾，特地留給你。」謝霈菁一臉甜甜的遞上貢品，一雙眼朝范煒洸多注目幾眼，五官俊朗、身材高挑的他，穿著深藍棉質上衣搭水洗直筒牛仔褲，簡單衣著襯著他比例完美的身形，媲美品牌代言的男模，怎麼看怎麼養眼。

「謝啦！」范煒洸接過，無視她熱切目光，客氣的將手工餅乾塞進櫃檯下方抽屜。

「欸，不吃看看？」她可是專程為他做的。

「晚餐後再吃。」他對甜點沒興趣，但女生的好意仍會給對方面子。

「幾點下班，一起吃飯嗎？」謝霈菁笑咪咪的邀約。

身為高三生的她在這百貨商場打工一年有餘，對同樓層運動品牌專櫃的帥氣新工讀生一眼就相中了，但大半年過去，兩人仍是假日偶爾碰頭，閒聊幾句的普通朋友，她不惜再三主動示好，他卻從沒進一步表示。

「晚上學校有活動。」范煒光笑笑的婉拒。謝霈菁倒追他的意圖太明顯，他不是玩咖，雖能跟異性交朋友，但對於女友人選會謹慎選擇，無意玩曖昧。

「外校生能不能參加呀？」謝霈菁語帶撒嬌，不死心再問。他愈拒絕，她對他愈萌生好感，以她的外貌條件，多的是追求者，若非男神級的他出現，她也不會跟交往中男友分手，且不再接受其他次級品。

「妳明年考上我學校就能參加。」

「咗！別說我念高職，就是高中往上升，也沾不上你學校的邊。」謝霈菁說得洩氣，他是數一數二的國立大學高材生，若能交上這種男友，在朋友圈多讓人羨慕呀！

范煒光跟謝霈菁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，即使清楚謝霈菁愛慕虛榮的個性，也並未對她表現一分反感，態度始終親切、和善應對，拿捏妥距離，僅維持基本禮儀關係。

櫃位另一方。

汪郁晴陪十二歲的弟弟來買生日禮物，甫一進來，見櫃檯那方年輕男店員跟一名打扮漂亮的女孩在聊天，看穿著那女孩應該不是店員，男店員正與她談話，未積極上前招呼他們姊弟，她也樂得自在，拉著弟弟在櫃上自顧自地逛起來。